



難經疏證

下

武 9  
222  
2止



門 武  
第 222  
卷 2 止



黃帝八十一難經疏證卷下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學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揚**衛者護也此是人之慄悍之氣行於經脈之外晝行於身夜行於藏衛護人身故曰衛氣凡人陰陽二氣皆會於頭手足流轉無窮故曰如環之無端也**滑**此篇與靈樞第十八篇岐伯之言同但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靈樞作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為少

殊爾皆受於氣之氣指水穀之氣而言也夫以用而言則清氣為榮者濁中之清者也濁氣為衛者清中之濁者也以體而言則清之用不離乎濁之體濁之用不離乎清之體故謂清氣為榮濁氣為衛亦可也謂榮濁衛清亦可也紀氏亦云素問榮者水穀之精氣則清衛者水穀之悍氣則濁精氣入於脈中則濁悍氣行於脈外則清或問三十二難云血為榮氣為衛此則榮衛皆以氣言者何也曰經云榮者水穀之精氣衛者水穀之悍氣又云清氣為榮濁氣為衛蓋統而言之則榮衛皆水穀之氣所為故悉以氣言可也折而言之則榮為血而衛為氣固自有分是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猶水澤之於川澆風雲之於大虛也

按自三十難至四十七難論藏府是為第三篇○榮營同環周之義也靈樞有五十營篇釋人氣通行之數又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又營衛生會篇及此段有榮周不息之語其義並同而查說文曰營市居也从宮熒省聲據此與環周之義不叶蓋營古讀如環韓非子五蠹篇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韓非作自營為公背公為公漢書地理志曰臨菑名營丘故齊詩云子之營遭我虞穰之間兮顏師古註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是其音通則義相藉者營衛之營亦與環同義楊註榮者榮華

靈樞脈度篇曰  
躡脈者合於太陽  
躡脈而上行  
氣并相逆則為  
濡目氣不榮則

目不合是還  
與環榮互用  
則又可以證  
焉

營者經營並乖經旨說文曰衛宿衛也从韋从巾从行  
別衛也夫氣之在外為護謂之衛在內周流謂之營素問  
痺論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  
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衛者水穀之  
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  
肉之間熏於膏膜散於胸腹虞註有清濁誤寫之說不可  
從焉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  
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  
膈在胃上口至內而不出其治在臙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  
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

齊傍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導也  
其治在齊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一本曰衝

**楊**自膈以上名曰上焦主出陽氣溫於皮膚分肉之間若霧  
露之漑焉胃上口穴在鳩尾下二寸五分也自齊以上名曰  
中焦變化水穀之味生血以營五藏六府及於身體中脘在  
鳩尾下四寸也自齊以下名曰下焦齊下一寸陰交穴也主  
通利溲便以時下而傳故曰出而不內也氣街者氣之道路  
也三焦既是行氣之主故云府在氣街衛也衝者四達之  
道焉一本曰衝此非扁鵲之語蓋呂氏再錄之言別本有此  
言於義不可用也虞中焦其治在齊傍左右各一寸乃足陽  
明胃脈所發夾齊乃天樞穴也中焦主脾胃故治在此經中

故曰齊傍也。三焦其府在氣街。鍼經本名氣衝。二者通與四達之義不殊。兩存之可也。**紀**三焦者。稟原氣以資始。合胃氣以資生。上達胸中而為用。往來通貫。宣布無窮。造化出內。作水穀之道路。為氣之所終始也。靈樞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且如上焦者。其氣自下而上。散於胃中。分布薰蒸於皮膚腠理。在胃上口。主內物而不令出。中焦者。其治在臍旁。其用在胃中脘。中脘者。乃十二經所起所會。陰陽完之處。故曰脘也。素問云。三焦者。為決瀆之官。其府在氣街者。乃原氣所藏之處也。夫三焦者。焦字。从火。从焦。乃火之晁物也。火之性自下而上。今三焦始於原氣。用於中脘。散於膻中。亦如火自下而上也。故素問云。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

脾。此指中焦也。脾胃散精。上歸於肺。此指上焦也。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此指下焦也。然脾肺膀胱。既為藏府。而又謂三焦。人以是知之。蓋內有所蘊。則曰玄府。氣達于外。則曰三焦。名之為焦者。皆得火而發也。如此則見三焦上下。為水穀之道。路作氣之絡始也。證義云。人受水穀。皆納於胃。穀氣從胃而納於三焦。三焦始傳於肺。而遍於十二經。則三焦之府在胃中明矣。是不在氣街也。天錫言。三焦為原氣之別使。主發用氣街之氣。合水穀之氣。而達於四旁。通十二經絡。是府在氣街也。明矣。證義之言。不合本經之意。**滑**治猶司也。猶郡縣治之治。謂三焦治所也。**徐**膀胱上口。闔門也。清者入於膀胱。而為溺。濁者入於大腸。而為滓穢。府猶舍。藏聚之義也。

按白虎通曰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竈下焦若瀆此段經文原於靈樞營衛生會篇而與素問六節藏象論靈樞本藏篇所言有名有狀之三焦素問靈樞秘典論靈樞本輸篇所言專指下焦氣化之三焦靈樞經脈篇三十八難所言午少陽三焦經脈氣所行之三焦固自不同蓋所謂有名無狀者是也甲乙經曰玉堂一名玉英在紫宮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所發臆中一名元兒在玉堂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所發說文曰腕胃府也从肉完聲讀若患前段舉五藏六府專水穀榮衛之氣而相資養為論藏府之首條因及三焦之氣論其發用之理以次之也本義以其府在

氣街句為行非紀註辨之明晰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為榮氣為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五行大義引八十一問作五藏俱等心肺中氣行脈外相隨上下故曰營衛故令心肺在膈上也

**滑**心榮肺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猶天道之運於上也兩者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與脊脇周回相著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熏於心肺也徐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蓋營行脈中故血為營衛行脈外故氣為衛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

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為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得水而沈也。肺者非為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沈。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辛知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滑紀**氏云。肝為陰中之陽。陰性尚多。不隨於木。故得水而沈也。肺為陽中之陰。陽性尚多。不隨於金。故得水而浮也。此乃言其大者耳。若言其小。則乙庚丙辛。夫婦之道也。及其熟而沈浮反者。各歸所屈。見其本性故也。陳氏云。肝屬甲。乙木應角音。而重濁。析而言之。則甲為木之陽。乙為木之陰。合而言之。

剛

之。則皆陽也。以其屬少陽。而位于人身之陰分。故為陰中之陽。夫陽者必合陰。甲乙之陰。陽本自為配合。而乙與庚通。則柔之道。乙乃釋甲之微陽。而反樂金。故吸受庚金微陰之氣。為之夫婦。木之性本浮。以其受金之氣。而居陰道。故得水而沈也。及熟之。則所受金之氣去。乙復歸之甲。而木之本體自然還浮也。肺屬庚。辛金。應商音。而輕清。析而言之。則庚為金之陽。辛為金之陰。合而言之。則皆陰也。以其屬太陰。而位于人身之陽分。故為陽中之陰。夫陰者必合陽。庚辛之陰。陽本自為配合。而辛與丙通。剛柔之道。辛乃合庚之微陰。而反樂夫火。故就丙火之陽。為之夫婦。金之性本沈。以其受火之氣。炎上。而居陽道。故得水而浮也。及熟之。則所受火之氣乃去。

析

辛復歸之庚而金之本體自然還沈也。愚謂肝為陽陰中之陽也。陰性尚多故曰微陽其居在下。行陰道也。肺為陰陽中之陰也。陽性尚多故曰微陰其居在上。行陽道也。熱則無所樂而反其本矣。何也。物熟而相交之氣散也。

按白虎通曰。木所以浮。金所以沈。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又五行大義引白虎通曰。甲木畏金。以乙妻庚。受庚之化。木法其本直。甲故浮。肝法其化直乙。故沈。庚金畏火。以辛妻丙。受丙之化。金法其本直。庚故沈。肺法其化直辛。故浮。今本白虎通失載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

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滑**此五藏之用也。聲色臭味下。欠液字。肝色青。臭臊。木化也。呼。出木也。味酸。曲直作酸也。液泣。通乎目也。心色赤。臭焦。火化也。言陽火也。味苦。炎上作苦也。液汗。心主血。汗為血之屬也。脾色黃。臭香。土化也。歌。緩土也。一云。脾神好樂。故其聲主歌。味甘。稼穡作甘也。液涎。通于口也。肺色白。臭腥。金化也。哭。慘金也。味辛。從革作辛也。液涕。通乎鼻也。腎色黑。臭腐。水化也。呻。吟誦也。象水之聲。味鹹。潤下作鹹也。液唾。水之屬也。四明陳氏云。腎位遠。味伸之。則氣不得及於息。故聲之呻者。自



腎出也。然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五藏錯綜，互相有之。**徐**此又本五行而言也。十變未詳。五藏之聲，靈九針篇素宣明五氣篇俱云心噫，肺欬，肝語，脾吞，腎欠。而此則為呼言歌哭呻，則本之素陰陽應象大論。蓋彼以病之所發言，此以情之所發言，其理一也。

按說文曰：淚，豕膏鼻也。从肉，栗聲。無聲出涕，曰泣。从水，立聲。泣，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玉篇曰：次，或作涎。又說文曰：涕，泣也。从水，弟聲。淚，鼻液也。从水，夷聲。據此，二段涕字，似當作淚。然素問宣明五氣篇曰：五藏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腎為唾。又解精微論曰：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又曰：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但死，生

則俱生，是皆以涕為鼻液，則未必可改作也。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楊**肝心肺各一神，脾腎各二神，五藏合有七神。

按靈樞本神篇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二之所存，謂之志。因慮而處物，謂之智。說文：魂，陽氣也。从鬼，云聲。魄，陰神也。从鬼，白聲。昭公七年左傳曰：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又二十五年左傳曰：樂祁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註：魄，形也。陽，神明也。正義云：

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之神者名之曰魂。魄神靈之名。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五行大義曰。老子經及素問云。心藏神者。神以神明照。為義。言心能明了萬事。神是身之君。象火。腎藏精者。精靈腎知。為稱。亦是精智氣。腎水智巧。故精藏焉。魂藏肝。魄藏肺者。魂既屬天之為陽。主善。尚左。居肝在東方木位。魄既屬地。氣為陰。主惡。尚右。故居肺在西方金位。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謂也。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

滑謂諸府為清淨之處者。其說非也。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各有受任。則非陽之清淨矣。各為五藏之府。固不得而兩名也。蓋諸府體為陽。而用則陰。經所謂濁陰歸六府是也。云諸府皆陽清淨之處。唯膽足以當之。逕通行陽氣。即營衛之氣。靈營衛生會篇云。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是也。陰氣濁氣也。謂穢滓所歸也。

按諸府者謂是非也。言清淨之處，謂諸府為皆是者，則非也。唯膽之一府為爾耳。楊註謂是非者，言諸府各別其所傳化，此為是也。小腸為府，此為非也。是殆為強解。素問金匱真言論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靈樞本輸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二者中精之府；脾合胃，二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胃者，脾之府；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所治也。

**楊**腸者，取其積貯熟治之義也。故以名之。**滑**此以五藏之色分別五府，而皆以腸名之也。**徐**靈樞衛生會篇云：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故至府皆下焦之氣所治也。

按本義曰：下焦所治一句，屬膀胱。此說不可從。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

**滑**腎之有兩者，以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也。男子於此而藏精，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也。女子於此而繫胞，是得精而能施化，胞則受胎之所也。原氣謂齊下腎間動氣，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此篇言非皆腎也。三十九難亦言左為腎。

右為命門而又云其氣與腎通是腎之兩者其實則一爾徐  
靈素並無右腎為命門之說靈根結篇云太陽根於至陰結  
於命門命門者目也靈衛氣篇亦云命門者目也素陰陽離  
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經文所云  
止此

按五行大義曰八十一問云藏各有一腎獨兩者何也左  
者腎右者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會也問云前解腎陰故  
雙今言左腎右命門此豈不自乖張乎答曰命門與腎名  
異形同水藏則體質不殊故雙主陰數為名則左右兩別  
故各有所主猶如三焦膀胱俱水府不妨兩號此說實得  
經旨素問上古天真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

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實是男子所言藏精也先子曰女子  
繫胞之胞指子宮言焉然說文曰胞兒生裏也裏从肉从包  
漢書外戚傳顏師古註曰胞謂胎之衣也即胞衣之義非  
子宮也唯素問五藏別論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  
地氣之所生也氣厥論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靈樞  
五音五味篇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云者與此段同義  
而古又與膈通見于靈樞五味論史倉公傳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  
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  
於目和則知青黑矣脾氣通於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  
於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和則知五音矣五藏不

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為癰

**淵**謝氏云本篇問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卷文止言五藏通九竅之義而不及五藏之發起恐有缺文愚按五藏發起當如二十三難流注之義上關九竅靈樞作七竅者是後二句結上起下之辭五藏陰也陰不和則病於內六府陽也陽不和則病於外**全**此段乃靈脈度篇全文止易數字經云五藏常內關於上七竅也

按五行大義曰五藏候在五官口舌二管共在一處餘不共者只是脾候脾土也舌是心候心火也共處者土寄治於火鄉也舌在口內者火於五行不常見也須之則有不

用則隱如舌在口內開口即見閉口則藏又心為身之主貴故在內也又曰肝主目者肝木藏也木是陽東方顯明之地眼目亦光顯照了故通乎目腎主耳者腎水藏水陰也北方陰暗之地耳能聽聲是陰微之象故通乎耳以鼻應肺者鼻以空虛納氣肺亦虛而受氣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心主舌又曰在竅為舌次註舌所以司辨五味也金匱直言論云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尋其為竅則舌義便乖以其主味故云舌也

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

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徐**此篇自首至此皆靈樞脈度篇原文而將開格二字陰陽倒置脈度篇云陰氣太盛陽氣不能營故曰關陽氣太盛陰氣不能營故曰格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人迎四盛以上為格陽寸口四盛以上為關陰靈樞終始篇云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經文竝無以陰盛為格陽盛為關者不知傳寫之誤抑越人之易經文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營於五藏陽脈營於六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不覆溢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滑**此因上文營字之意而推及之也亦與靈樞十七篇文大同小異所謂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非不營於六府也謂在陰經則營於五藏在陽經則營於六府脈氣周流如環無端則無關格覆溢之患而人之内得以溢於藏府外得以濡於腠理矣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乎少陽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

**揚**三焦無內者惟有經脈各手少陽故曰外府也**滑**三焦主持為原氣別使者以原氣賴其導引潛行默運于一身之中無或間斷也外府指其經乎少陽而言蓋三焦外有經而內

溫

無形故云詳見六十六難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正有五府也然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

**滑**前篇言藏有五府有六此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以腎之有兩也腎之兩雖有左右命門之分其氣相通寔皆腎而已府有五者以三焦配合手心主也合諸篇而觀之謂五藏六府可也五藏六府亦可也六藏六府亦可也

四十難曰經言五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己二者南方火也火者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二者西方金二者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揚**五行有相因成事有常體成事者至如肺腎二藏相因成也其餘三藏自成之也

按五行大義曰五行亦直性相雜當方亦有雜義南方丙丁巳午未丙火也丁中有雜水己中有生金西方庚辛申酉戌庚金也辛中有雜火申中有生水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

有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揚**肝者據大葉言之則是兩葉也若據小葉言之則多葉矣

**徐**何應謂其義何所應也下條云肝有七葉蓋於兩葉中細

分之左則三歧右則四歧也其尚幼小言物皆生於春其體

皆幼肝應乎其時得萬物初生之體非謂春時肝始生也素

金匱真言論云陽中之陽心也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

也腎水太陰為肝之母心火太陽為肝之子肝為陰中之陽

居腎之上心之下故曰尚近不遠也無親謂不專屬也兩心

或從乎陽或從乎陰也下文肝有七葉左三葉奇數從陽之

義右四葉偶數從陰之義然凡木之甲拆皆兩葉此乃木之

本體故肝與之相應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

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

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二之少半長三尺二尺

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二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半

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

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

之數也

**揚**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故經云胃者水穀之海胃中穀

熟則傳入少腸也小腸受胃之穀而傳入於大腸分穀三分

有二為大半有一為少半迴腸者大腸也受小腸之穀而傳



入於廣腸焉。廣腸者，臄腸也。一名肛門，受大腸之穀而傳出。  
虞水穀自胃有三斗五升，傳入小腸，則穀剩四斗，水少八升。  
六合之少半，又傳入大腸，水穀之數比之在胃，各減一半。  
至此則水分入膀胱，穀傳入肛門也。徐大言其四圍徑言其  
口之廣，凡圓形者徑一則圍三，故圍大一尺五寸，則徑五寸  
也。胃在腹中，其形盤曲而生，故曰橫屈。按以圍三徑一之法  
約之，則大四寸者，徑當一寸二分，之少半，迴腸云一寸半。  
疑誤。又廣腸大八寸，則不止二寸半，當得二寸六分，之大  
半。下文云徑二寸大半為是。此疑誤。脫大字，廣腸止云受穀  
而不及水義。最精細，蓋水穀入大腸之時，已別泌精液入於  
膀胱，惟糟粕傳入廣腸，使從大便出，故不云受水多少也。凡

按史記項羽本

紀曰漢有天下  
大半，註韋昭云  
凡數三分有二  
為大半一為少  
半。

總上受水穀之數，靈平人絕穀篇云：九斗二升一合，之大  
半，乃為合數。而此所云與上文不符，或傳寫之誤。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十二兩，中  
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  
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兩，六葉  
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

徐散膏津液之不凝者，裹血謂統之使不散也。垂下為葉，旁  
出為耳，是肺共成八葉。

按說文曰：銖，十分黍之重也。从金朱聲。又曰：二十四銖為  
一兩，从一兩平分，四亦聲。陶弘景本草經序例曰：古秤唯  
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

成一兩十六兩為一介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二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二之少半左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二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

**紀**紆曲屈伸者言其使物徃而復有也雖能屈留其物而不得久停復伸去之故曰紆曲屈伸**徐靈**腸胃篇云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及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二之

從居

少半其長短受盛與經文俱同水穀大腸滲入膀胱則為溺不與穀同故不曰水而曰溺

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楊**咽嚙也言可以嚙物也又謂之嗑言氣之流通扼要之處也咽為胃之系也故經云咽主地氣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處可以通氣息焉即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故經云喉至天氣肛缸也言其處似車缸形故曰肛門即廣腸之門也又名

膈腸

按靈樞憂志無言篇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咳嚔者氣之

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固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

**楊**圓則也。徐曰中五升。靈平人絕穀篇作一日中五升。言一日之中共去五升也。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腸小腸會為闌門。下極為魄門。

故曰七衝門也。

**楊**會厭為吸門者。會厭為五藏音聲之門戶。故云會厭為吸

門也。胃為賁門。賁者膈也。胃氣之所出也。胃出穀氣以傳肺

二在膈上。故以胃為賁門也。太倉下口為幽門。太倉者胃也。

胃之下口在膈上三寸。既幽隱之處。故曰幽門也。**丁**齒為戶

門者。為關鍵開合。五穀由此摧廢出入也。會厭為吸門者。咽

喉為水穀下時。厭按呼吸也。大腸小腸會為闌門。會者合也。

大腸小腸合會之處。分闡水穀精血。各有所歸。故曰闌門也。

**滑**會厭謂咽嗑會合也。厭猶掩也。謂當咽物時合掩喉嚨。不

使食物悞入。以阻其氣之噓吸出入也。

按衝門者。謂水穀通行之門也。楊註以衝為通是也。然言

○按先子曰三斗五升。兼水穀而言。然漢書食貨志曰。今天下五口。食人月。石一斗。則知人一日食五升也。又後漢南蠻傳曰。計人粟五升。註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據此七日

得三斗五升。則水飲不預焉。七日蓋以陰陽五行之數論之耳。七日不食。豈有死者乎。

藏府之氣通出之所則未盡本義曰衝。要之衝亦非經  
音唇為飛門者。飛古與扉通。素問皮部論曰陽明之陽名  
曰害蜚是亦闔扉之義。說文曰戶護也。牛門曰戶象形。扉  
戶扇也。从戶非聲。蓋齒為戶門則唇為之扇。故曰扉門靈  
樞憂志無言篇曰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諸病源候論作音  
聲之扉。諸註為飛動之義未免傳會。胃為贖門者。楊註贖  
者膈也。為是膈即防隔濁氣之謂。贖亦與墳通。而義與隔  
同。爾雅曰墳天防也。註謂隄也可以證矣。素問繆刺論曰  
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善怒氣上走贖上新校正云是  
氣上走高上也。靈樞經筋篇曰手太陰之筋下絡胃裏散  
貫贖合贖下抵季脇。脈要精微論曰尺中附上內以候高

或曰既有防隔之義不可又謂之門曰漢書溝洫志九河之  
名有高津。顏師古云高津言其隘不可過以為津而度也高  
與隔同據贖門此  
高津其義相同  
解靈樞  
臧之故

謂之倉大腸小腸會為闌門者。楊註為遺失之義。考僧玄  
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縱出曰闌。是其所據。然不若  
丁註為確。說文曰闌門遮也。从門東聲。下極為魄門者。先  
子曰謂糟粕之所出也。魄古與粕通。莊子天道篇曰古人  
之糟魄已夫。釋文云司馬彪云爛食曰粕。一云糟爛為魄。  
又作粕。素問五藏別論曰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  
藏。楊註曰肛門是肺氣之所出也。肺藏使故曰魄門。本義  
曰魄門亦取幽陰之義。經釋曰飲食至此精華已去。止存

藏府之氣通出之所則未盡本義曰衝。要之衝亦非經  
旨唇為飛門者飛古與扉通素問皮部論曰陽明之陽名  
曰害蜚是亦闔扉之義說文曰戶護也牛門曰戶象形扉  
戶扇也从戶非聲蓋齒為戶門則唇為之扇故曰扉門靈  
樞憂志無言篇曰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諸病源候論作音  
聲之扉諸註為飛動之義未免傳會胃為贖門者楊註贖  
者膈也為是膈即防隔濁氣之謂贖亦與墳通而義與隔  
同爾雅曰墳大防也註謂隄也可以證矣素問繆刺論曰  
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善怒氣上走贖上新校正云是  
氣上走高上也靈樞經筋篇曰手太陰之筋下絡胃裏散  
貫貫合贖下抵季脇脈要精微論曰尺中附上內以候高

次註肝主贖。高也是亦以膈稱贖也丁註曰言若虎贖  
圍遠之象本義曰物之所贖嚮也與奔同俱為強解靈樞  
脹論曰胃者太倉也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  
謂之倉大腸小腸會為闔門者楊註為遺失之義考僧玄  
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縱出曰闔是其所據然不若  
丁註為確說文曰闔門遮也从門東聲下極為魄門者先  
子曰謂糟粕之所出也魄古與粕通莊子天道篇曰古人  
之糟魄已夫釋文云司馬彪云爛食曰粕一云糟爛為魄  
又作粕素問五藏別論曰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  
藏楊註曰肛門是肺氣之所出也肺藏使故曰魄門本義  
曰魄門亦取幽陰之義經釋曰飲食至此精華已去止存

形質故曰魄門即所謂鬼門也此說並誤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大倉藏會季脇筋會陽  
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高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外一  
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楊**人藏府筋骨髓血脈氣此八者皆有會合之穴若熱病在  
於內則於外取其所會之穴以去其疾也季脇章門穴也三  
焦外一筋直兩乳內者臆中穴也**丁**季脇軟肋之名**滑**大倉  
一名中脘在臍上四寸六府取稟於胃故為府會季脇章門  
穴也在大橫外直臍季肋端為脾之募五藏取稟於脾故為  
藏會足少陽之筋結於膝外廉陽陵泉也在膝下一寸外廉  
陷中又膽與肝為配肝者筋之合故為筋會絕骨一名陽輔

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諸體皆屬於骨  
故為髓會高俞在背第七椎下去脊兩旁各一寸半足太陽  
脈氣所發也太陽多血又血乃水之象故為血會大淵在掌  
後陷中動脈即所謂寸口者脈之大會也四明陳氏曰髓會  
絕骨髓屬於腎主骨於足少陽無所關腦為髓海腦有枕  
骨穴則當會枕骨絕骨誤也血會高俞血者心所統肝所藏  
高俞在七椎下兩旁上則心俞下則肝俞故為血會**孫**絕骨  
屬足少陽即懸鐘穴在外踝上四寸靈經脈篇論足少陽之  
脈云是主骨蓋諸髓皆屬於骨故為絕骨大杼屬足太陽在  
項後第一椎下去脊旁一寸半靈海論云衝脈為十二經之  
海其輸在於大杼動輸篇云衝脈與腎之大絡起於腎下蓋

腎主骨，膀胱與腎合，故為骨會。三焦外謂在焦膜之外，兩乳內謂兩乳之中，任脈之所過，即膻中穴也。靈經脈篇云：少陽之脈是主氣。又海論云：膻中者為氣之海，故為氣會。

按經釋以絕骨為懸鐘，誤。辨正條例曰：三焦證以註文穴在膻中，即上焦之分。所言三者乃字之誤，辨正作上。本義曰：謝氏云：三焦當作上焦，此未為得。蓋三焦直指上焦而言。若內經專稱下焦為三焦矣。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老人血氣衰，氣肉不滑，榮衛之道滯，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揚**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二者身體也。夜行於陰，二者腹內也。人目閉，衛氣出則寤，入則寐。少壯者，衛氣行不失於常，故晝得安靜而夜得穩眠也。老者，衛氣出入不得應時，故晝不得安靜，夜不得寐也。精者，靜也。靜安也。

按說文曰：寐，臥也。从寢省，耒聲。寢，寢覺而有信。曰寢。从寢省，五聲。一曰：晝見而夜寢也。精，字訓靜。未安，精目之明也。出于荀子解蔽篇，用精惑也。註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徐**靈逆頰肥瘦篇曰：手之三陰從臍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此之謂也。按此

章問答亦本靈邪氣藏府病形篇經文云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又云其皮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此改作諸陽經之氣皆上於頭蓋本逆順肥瘦篇義移作此處註解理極明實與經文異致而同歸也

按自三十難至此論藏府是為第三篇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脈之虛實者濡者為虛緊者為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為虛入者為實言者為虛不言者為實緩者為虛急者為實診之虛實者濡者為虛<sup>年</sup>字者為實癢者為虛痛者為實外痛內快為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為內實外虛故曰虛實也<sub>經脈</sub>

上文濡者作脈來更者無緊字下文無濡者為虛年者為實八字

**楊**藏氣虛精氣脫故多言語也藏氣實邪氣盛故不欲言語也濡者為虛及膚濡緩也牢者為實皮肉牢強也身體虛痒也身形有痛處皆為實輕手按之則痛為外痛病淺故也重手按之則快為內虛病深故也重手按之則痛為內實病深故也輕手按之則快為外虛病淺故也凡人病按之則痛者皆為實按之則快者皆為虛也**丁**陰陽者主其內外也今陽不足陰出乘之在內俱陰故知出者為虛也陰不足陽入乘之在外俱陽故知入者為實也**滑**濡者為虛緊牢者為實此脈之虛實也出者為虛是五藏自病由內而之外所謂內傷是也入者為實是五邪所傷由外而之內所謂外傷是也不



言者為實以人之邪氣內鬱故昏亂而不言也診按也候也  
按其外而知之非診脈之診也濡者為虛牢者為實脈經無  
此二句謝氏以為衍文楊氏謂按之皮肉柔濡者為虛牢強  
者為實然則有亦無害外痛內快為邪盛之在外內痛外快  
為邪盛之在內矣徐濡柔弱與弱也傷寒論云諸濡亡血又  
云濡則衛氣微可見濡為氣血兩虛之候弦勁曰緊堅實曰  
牢素平人氣象論脈盛而緊曰脹傷寒論云跌陽脈緊者脾  
氣強又云寒則堅牢可見緊牢為邪氣實之候脈不止此二  
種舉此以類推也緩病來遲也正氣奪而邪氣微則病漸深  
急病來驟也正氣未病而邪氣盛則病疾速也

按自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論病是為第四篇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經言憂  
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志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  
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之自病  
也

引心為神五藏之君聰明才智皆由心出憂勞之甚則傷其  
心二傷神弱也肺主皮毛形寒者皮毛寒也飲冷者傷肺也  
肺主受水漿水漿不可冷飲肺又惡寒故曰傷也肝與膽為  
藏府其氣勇故主怒三則傷也飲食飽胃氣滿脾絡恒急或  
走馬跳躍或以房勞脈絡裂故傷脾也久坐濕地謂遭憂喪  
強力者謂舉重引弩入水者謂復溺於水或婦人經水未過  
強合陰陽也虞久坐濕地則外濕內感於腎合之風寒發為

瘴病強力過用必致自傷也。經脈別論曰：持重遠行必傷於腎，生氣通天論曰：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經脈別論云：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也。滑此與靈樞第四篇文大同小異，俱傷脾一節，作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不同爾。謝氏曰：飲食勞倦，自是二事，飽食得者，飢飽失時，勞倦者，勞形力而致倦怠也。此本經自病者，病由內作，非外邪之干，所謂內傷者也。或曰：坐濕入水，亦從外得之也。何為正經自病？曰：此非天之六淫也。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濕，此之謂五邪。

**呂**肝主風，心主暑，脾主勞倦，肺主寒，腎主濕。此五病從外來。

也。虞正經自病，亦言飲食勞倦傷脾。今五邪亦言飲食勞倦。正經病謂正經虛，又傷飲食，五邪病謂食飲傷於脾而致病也。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為青，入心為赤，入脾為黃，入肺為白，入腎為黑，肝為心邪，故知當赤也。其病身熱，脈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

**呂**身熱者，心滿痛者，肝二藏之病證也。浮大者，心弦者，肝二藏脈見應也。

按辨正條例曰：假令肝病，註義云：心病。按下文肝主色及言自入，心入脾入肺入腎，皆主肝而言，則知非心病。又其文云：其病身熱，脈下滿痛，皆肝病之證，則知註義之非。

今從補註與權此說反非經釋曰自此以下五段乃舉心之受五邪為言餘四藏可類推也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為焦臭入脾為香臭入肝為臊臭入腎為腐臭入肺為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也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百心主暑今傷暑此正經自病不中他邪徐臭字上以下文推之當有焦字浮大心之本脈散則浮大而空虛無神心之病脈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為不欲食實為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為酸入心為苦入肺為辛入腎為鹹自入為甘故知脾邪入心為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百心主傷熱脾主勞倦今心病以飲食勞倦得之故知脾邪入心也身熱者心也體重者脾也此二藏病證也浮大者心脈緩者脾脈也徐虛則脾氣不能化穀實則尚能化穀故有能食不能食之分蓋風寒暑濕其氣不殊故無虛實之辨

按本義曰虛為不欲食實為欲食二句於上下文無所發明疑錯文也此說不是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謔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為呼入心為言入脾為歌入腎為呻自入為哭故知肺邪入心為謔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欬其脈浮大而瀦

百身熱者心惡寒者肺此二藏病證也浮大者心脈瀦者肺

脈也。紀高承德疏云：呼者長呼也，歌者歌曲也，呻者呻吹也。天錫言千金云：肝實令人叫呼不已，王冰註呼者叫呼也，歌者歌嘆也，呻者呻吟也。據高疏恐未中理。

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入肝為泣，入心為汗，入脾為涎，入肺為涕，自入為唾，故知腎邪入心為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而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沈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舊記涎作液，今從諸註本改之。

呂心主暑，腎主濕，今心病以傷濕得之，故知腎邪入心也。身熱者心，小腹痛者腎，二邪干心，此二藏病證也。大者心脈沈濡者腎脈也。滑腎主濕，化五液腎為心邪，故汗出不可止。徐此以心一經為主病，而以各證驗其所從來，其義與十難

診脈法同，以一經為例，而餘則準此推廣，使其無所不貫。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為虛邪，從前來者為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從所勝來者為微邪，自病者為正邪，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為虛邪，傷暑得之為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為實邪，傷寒得之為微邪，中濕得之為賊邪。

呂心王之時，脈當洪大而長，反得弦小而急，是肝王，未傳於心，奪心之王，是肝往乘心，故言從後來也。肝為心之母，之乘子，是為虛邪也。心王得脾脈，心王，脾當傳脾，今心王未畢，是脾來逆奪其王，故言從前來也。脾者心之子，之乘母，是為實邪。心王得腎脈，水勝火，故是為賊邪也。心王反得肺

脈火勝金故為微邪也。心王之時脈實強太過反得虛微為正邪也。心主暑今心自病傷暑故為正邪也。脾主勞倦故為實邪。肺主寒又畏心故為微邪。腎主濕水尅火故為賊邪。徐後謂生我者也。邪挾生氣而來則雖進而易退故為虛邪。前我生者受我之氣者其力方旺還而相尅其勢必甚故為實邪。按素八正神明論云虛邪八正之虛邪也。正邪者身形用力汗出腠理開所中之風也。其所謂虛邪乃虛風乃大乙所居之宮從其衝後來者為虛風也。正風汗出毛孔開所受之風也。其詳見靈九宮八風篇。與此所云虛邪正邪各不同。然襲其名而義自別亦無妨也。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

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得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紀**府為陽。二病則熱有餘而寒不足。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寒也。陽主動而應乎外。故欲得見人。藏為陰。二病則寒有餘而熱不足。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溫也。陰主靜而應乎內。故欲閉戶獨處。而惡聞人聲也。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府病者仿佛首嚮。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

丁藏病為陰。主靜故止而不移。府病為陽主動故上下行流居處無常。

按彷彿舊作彷彿。誤說文曰仿相似也。从人方聲。佛見不審也。从人弗聲。文選。傅毅舞賦曰。仿佛神動。據此。仿佛言府病游移不審其處也。賁嚮即奔嚮。經釋為賁動有聲。走靈樞壽夭剛柔篇曰。氣痛時來時去。痛炁賁嚮。又百病始生篇曰。虛邪之中人也。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嚮腹脹多寒。則腸鳴。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問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問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傳肝。傳脾。傳腎。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問藏者傳其所生也。

呂七當為次字之誤也。此下有問字。即知上當為次。此蓋次傳其所勝藏。故其病死也。

按虞註。反以呂為誤。非。素問平人氣象論曰。脈反四時。及不問藏曰難已。又標本病傳論曰。諸病以次是相傳者。皆有死期。不可刺。問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假令心病傳脾。傳肺。傳腎。傳肝。傳心。是母子相傳。竟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呂問藏者。問其所勝藏而相傳也。心勝肺。脾間之。肝勝脾。心間之。脾勝腎。肺間之。肺勝肝。腎間之。腎勝心。肝間之。此謂傳其所生也。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

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滑藏病難治者**，以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以傳其所生也。雖然此特各舉其一偏而言爾。若藏病傳其所生，亦易治。府病傳其所勝，亦難治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沈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也。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滑積者**五藏所生，五藏屬陰，主靜，故其病沈伏而不離其處。聚者六府所成，六府屬陽，主動，故其病浮動而無所留止也。周仲立云：陰沈而伏，初亦未覺，漸以滋長，日積月累，是也。聚者病之所在，與血氣偶然邂逅，故無常處也。與五十二難意同。

按靈樞百病始生篇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又曰：虛邪之中人也，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瘧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當傳脾，季夏適壬，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不肯受，故留結為

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巳日得之

**楊積**畜也言血脈不行積畜成病也凡積者五藏所生也榮氣常行不失節度謂之平人平人者不病也一藏受病則榮氣壅塞故病焉然五藏受病者則傳其所勝所勝適五則不肯受傳既不肯受則反傳所勝所勝復不為納於是則留結成積漸以長大病因成矣肥氣者肥盛也言肥氣聚於左腹之下如覆枵突出如肉肥盛之狀也小兒多有此病按前章有積有聚此章唯出五積之名狀不言諸聚二者六府之病亦相傳行還如五藏以勝相加故不直言從省約也積畜舊義改訂**滑**欬逆者是厥陰之別貫膈上注肺肝病故胸中欬而逆也內經五藏皆有瘧此在肝為風瘧也抑以瘧為寒熱

病多屬少陽肝與之為表裏故云左腹肝之部

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肝脈微急為肥氣在腹下若

覆杯瘡字說文所無即瘡之異構脈經引此段作瘡瘡又

素問瘧論曰瘧瘧皆生於風新校正引太素經註作瘡瘡

說文曰瘡熱寒休作从疒虛虛亦聲瘡二日一發瘡从疒

亥聲

通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齊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二當傳肺三以秋通王二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二不肯受故留結為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滑**伏梁伏而不動如梁木然



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心脈微緩為伏梁在心下上  
下行時唾血又經筋篇曰手少陰之筋其病內急心承伏  
梁下為肘網此並以伏梁為心病而素問腹中論所謂伏  
梁與此不同說文曰梁水橋也从木从水办聲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  
黃疸飲食不為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二  
當傳腎以冬適壬二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不肯受故留  
結為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楊痞**否也言不結成積也脾氣虛則胃中熱而引食焉脾病  
不能通氣行津液故雖食多而羸瘦也

按素問平人氣象論曰溺黃赤安臥者黃疸又曰目黃者

**黃疸**說文曰疸黃病也从疒且聲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腋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  
喘欬發肺癰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傷肺二當傳肝  
以春適壬二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不肯受故留結為積  
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滑**右脈肺之部肺主皮毛故洒淅寒熱徐息賁氣息奔迫也

按素問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  
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賁者死不治次註傳為入肺  
喘息而上奔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肺脈滑甚為息賁  
上氣又經筋篇曰手太陰之筋其病甚成息賁喘急吐血  
又曰手心主之筋其病肩痛息賁此息賁氣息奔逆也謂

徐說為得真奔古通夏小正曰玄駒貢三者何也走于地中也下文貢脈之貢亦同楊註息長也貢鬲也漸長而逼於鬲本義曰或息或奔並非肺壅甲乙經脈經作肺癰是壅古與癰通素問大奇論曰肺之雍喘而兩肱滿新校正云肺壅肝雍腎雍甲乙經俱作癰

腎之積名曰贛脈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脈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當傳心以夏適王二者不受邪腎後欲還脾不肯受故留結為積故知贛脈以夏丙丁日得之此是五積之要法也

**楊**此病狀似脈而上衝心又有奔脈之氣亦此積病也名同

而疾異焉澹令人喘逆者足少陰之支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也徐少腹腎之分至心下言上則至心而止喘逆腎氣上冲也素問逆調論曰腎主臥與喘腎主骨故骨痿下焦不能納氣故少氣

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腎脈微急為沈厥奔脈甲乙經脈作脫訛說文曰豕小豕也从豕省肖形篆文从肉豕作豚又曰脫面頰也从肉屯聲是其義自異諸病源候論作贛狹即豚俗字見于廣韻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各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大腸泄者食已

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大瘕  
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圜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法也本義  
經釋作要法也

**楊**泄利也胃屬土故其利色黃而飲食不化焉化變也消也  
言所食之物皆完出不消變也注者無節度也言利下猶如  
注水不可禁止焉脾病不能化穀故食即吐逆也窘迫急也  
食訖即欲利迫急不可止也白者從肺色焉腸鳴切痛者冷  
也切者言痛如刀切其腸之狀也小腸屬心主血脈故便  
膿血少腸處在少腹故少腹痛也瘕結也少腹有結而又下  
利者是也一名利重後者言大便處疼重也數欲利至所即  
不利又痛引陰莖中此是腎泄也**丁**裏急者腸中痛後重者

腰以上沉重也**陳**胃泄即飧泄也脾泄即濡泄也大腸泄即  
溷泄也小腸泄謂凡泄則小便先下而便血即血泄也大瘕  
泄即腸癖也**徐**名曰後重此專指大瘕泄而言蓋腎邪下結  
氣墜不升故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不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  
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徐**傷寒統名也下五者傷寒之分證也按**五叔和**編次仲景  
傷寒論略例云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  
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又第四篇先序產濕暘三證瘥則傷寒之變證暘即熱病濕  
即此篇所謂濕溫也又傷寒論太陽上篇亦首舉中風傷寒

溫病證脈各異之法素熱病論云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則此五者之病古人皆謂之傷寒與難經淵源一轍後世俗學不明其故聚訟紛紜終無一是二可慨也

按肘后方曰傷寒時行溫疫三名一種耳又曰貴勝雅言總名傷寒世俗因號為時行千金方引小呂方曰論治者不判傷寒與時行溫疫為異氣耳云傷寒雅士之辭天行瘟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是可證徐說矣有變之變本義曰當作辨謂分別其脈也誤蓋變者謂其有各異不耳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

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瀋熱病之脈陰陽俱浮之滑沈也散瀋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楊**中風之脈關以前浮滑尺中濡弱者也小細也急疾也輕手按者名浮重手按者名沈也**滑**上文言傷寒之目此言其脈之辨也陰陽字皆指尺寸而言**徐**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又云浮則為風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又素平人氣象論云脈滑曰病風陽盛則陰虛故陰脈濡而弱也濕熱傷陰故陽脈無力而濡弱陰脈則邪盛而小急寒邪中人營衛皆傷故陰陽俱盛緊者陰脈之象傷寒論云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又云諸緊為寒瀋者血氣為寒

所凝不和利也。靈邪氣藏府病形篇。瀘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按溫病所現何脈。越人無明文。當以傷寒論補之。論云風論為病脈陰陽俱浮是也。

按傷寒論曰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又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又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自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並此段之意也。謝繹孫曰按仲景例風溫與難經中風脈同而無濕溫之說。此說誤矣。風溫病之類證溫溫見于玉函經曰濕溫其人常傷于濕因而中喝溫熱相薄則發溫溫熱病之脈沈之散瀉二字恐行蓋熱病之脈重按則散大輕按則滑利也。滑瀉相反無並

見之理。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次註寒不為釋。陽拂于中寒拂相持為溫病。又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傷寒論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亦是與此段同。楊註曰溫病則是疫癘之病非為春病也。殆為謬解。行在諸經者寒毒之藏于皮膚者浸淫而後為病。故不知其何經之是動所生也。其脈之現象未知與風溫相類否。古經欠詳。姑據徐說。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徐滑氏本義引外臺語謂表病裏和為陽虛陰盛表和裏病

為陽盛陰虛傷寒例亦有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  
虛陰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之文成無已註則以陽邪乘虛  
入府為陽盛陰虛陰邪乘表虛客於榮衛為陽虛陰盛活人  
書以內外俱熱為陽盛陰虛內外俱寒為陽虛陰盛惟王安  
道滌洄集則以寒邪在外為陰盛可汗熱邪內熾為陽盛可  
下此說最為無弊

按傷寒例又曰桂枝下咽陽盛即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  
據此表寒裏熱之解為確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槁  
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唇舌槁無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  
注不休齒本槁痛

**楊**五藏六府皆有寒熱此經惟出三狀餘皆闕也**滑**此蓋內  
傷之病因以類附之**徐**寒熱在皮邪之中人最淺者肺主皮  
毛開竅於鼻故皮有邪則毛髮焦乾而鼻枯槁不澤也不得  
汗營衛不和也脾主肌肉開竅於口故肌有邪則唇舌皆受  
病也腎受邪則病最深故一身之中無所得安也腎主骨又  
主液齒為骨之餘故骨病則腎液泄而為汗齒枯槁而痛也  
按此段全原乎靈樞寒熱病篇而文多不全鼻槁唇槁下  
經有腊字齒本槁痛作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  
已槁死不治先子曰寒熱之病即虛勞寒熱之謂素問脈  
要精微論曰風成爲寒熱又曰沈細數散者寒熱也又平  
人氣象論曰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又風論曰其寒也則

衰飲食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又玉機真藏論曰發寒熱法當三歲死靈樞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又官能篇曰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史倉公傳曰齊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背痛寒熱衆醫皆以寒熱魏志華佗傳註引佗別傳曰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可觀古以虛勞骨蒸等稱寒熱病矣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之始發少臥而不饑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疾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楊**狂病之候觀其人初發之時不欲眠臥又不肯飲食自言

賢智尊貴歌笑行走不休皆陽氣盛所為故經言重陽者狂此之謂也今人以爲癲謬矣癲顛也發則僵仆焉故有顛蹶之言也陰氣太盛故不得行立而側仆也今人以爲癲疾誤矣

按廣雅曰癲狂也顏師古急就篇註曰顛疾性理顛倒失常亦謂之狂也是楊註所非然癲疾亦有類狂者素問脈解篇有狂癲疾之文又厥論曰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陰陽類論曰病在腎罵詈妄行顛疾爲狂是癲狂兼病者非爲一病也諸病源候論曰癲者小兒病也十歲已上爲癲十歲已下爲癇也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

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其五藏  
氣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其真  
心痛者且發夕死夕發旦死

**楊**去者行也厥者逆也言手三陽之脈伏留而不行則壅逆  
而衝於頭故名厥頭痛也足三陽留壅亦作頭痛今經不言  
之從省文故也諸經絡皆屬於心若一經有病其脈逆行逆  
則乘心乘心則心痛故曰厥心痛是五藏氣衝逆致痛非心  
家自病也心者五藏六府之主法不受病即神去氣竭故  
手足爲之清冷也心痛手足冷者爲真心痛手足溫者爲厥  
心痛也**滑**直頭痛甚痛甚腦盡痛手足青至節死不治蓋腦  
爲髓海真氣之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則死其真心痛者真字

下當欠一頭字蓋闕文也手足青之青當作清冷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  
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  
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  
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  
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  
知之曰神此之謂也在何上舊刺一病字

**楊**望色者假令肝部見青色者肝自病見赤色者心乘肝  
亦病故見五色知五病也五音者謂宮商角徵羽也以配五  
藏假令病人好哭者肺病也好歌者脾病也故云聞其音知  
其病也問病人云好辛味者則知肺病也好食冷者則知內



熱故云知所起所在切按也謂按寸口之脈者若弦多者肝病也洪多者心病也浮數則病在府沈細則病在藏故云在何藏也袁五藏之色見於面者各有部分以應相生相尅之候察之以知其病也聞五藏五聲以應五音之清濁或互相勝負或其音嘶啞之類別其病也問其所欲五味中偏嗜偏多食之物則知藏氣有偏勝偏絕之候也滑以外知之望聞以內知之切也神微妙聖通明也又總結之言聖神則功巧在內矣

按自四十八難至此論病是為第四篇○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黃帝問於岐伯云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說文曰

巧技也从工巧聲夫望聞與問以醫之聽視測病之情態故曰神曰聖曰工唯診脈一事在于手技故曰巧也楊註視色聽聲切脈皆在外而知內之病也是說不確

六十二難曰藏井榮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榮舊訛作榮今據靈樞改訂

揚五藏之脈皆以所出為井所流為榮所注為俞所行為經所入為合是謂五俞以應金木水火土也六府亦其俞應五行惟所過為原獨不應五行也原者元也元氣者三焦之氣也其氣尊大故不應五行所以六府有六俞六府既是陽三焦亦是陽故云共一氣也虞詳此經義前後問答文理有關

**徐俞**穴也。靈柩輸篇以所過之穴為原。蓋三焦所行者遠。其氣所流聚之處。五穴不足以盡之。故別置一穴。名曰原也。

按自六十二難至六十八難。論經穴是為第五篇。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榮合。皆以井為始者。何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蚊行喘息。蚺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故以井為始也。

**楊**凡藏府皆以井為始。井者謂谷井爾。非謂掘作之井。山谷之中。泉水初出之處。名之曰井。二者主出之義也。泉水既生。留停於近。榮行未成大流。故名之曰榮。二者小水之狀也。留停既深。有注射輸文之處。故名之曰俞。二者委積逐流行。經歷而成渠徑。二者經也。亦經營之義也。經行既達。合會於海。

故名之曰合。二者會也。此是水行流轉之義。人之經脈亦法於此。故取名焉。所以井為始春者。以其所生之義也。歲數始於春者。正月為歲首故也。日數始於甲者。謂東方甲乙也。正月與甲乙皆屬於春也。**滑**蚊者行喘者息。謂虛吸氣也。公孫洪傳作蚊行喙息。義尤明白。蚺者飛蠕者動。皆虫象之屬。按五俞之解。楊註頗為詳晰。今更疏其義。所謂谷井之說。蓋原于易井九二曰。井谷射鮒。甕敝漏。王弼註。穀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為道。以下給上者也。是則井者。經脈之所出也。其既出也。未能為流利。故謂之榮。說文曰。榮絕小水也。从水熒省聲。水雖絕小。涪則外瀉。故謂之俞。俞與輸同。說文曰。輸委輸也。从車俞聲。即輸瀉之謂。其既

輸瀉則為波瀰之勢故謂之徑。徑與徑通。爾雅釋水曰直  
波曰徑。註徑。徑也。水勢若此則遂歸於海故謂之合。是五  
俞取水之義也。楊註經字改徑又為經營之義未確。本義  
引項氏家說以俞為審字亦欠妥。說文曰蟻動也从虫  
聲。蚊行也从虫支聲。脈經引四時經曰蜻飛蠕動。蚊蠅喘  
息皆蒙土思。註蛾蚋幾微之蟲因陰陽氣變化而生也。喘  
息有血脈之類也。季善文選七發註曰凡生類之行皆謂  
之蚊。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陰俞土  
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  
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二者乙之剛也

陰井乙二者庚之柔也乙為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為金故言陽  
井金也餘皆倣此

楊五藏皆為陰。井為木榮為火俞為土經為金合為水六  
府為陽。二井為金榮為水俞為木經為火合為土以陰井木  
配陽井金是陰陽夫婦之義故云乙為庚之柔庚為乙之剛  
餘並如此也。虞所尅者為妻謂孤陽不生孤陰不長故井榮  
亦名夫婦剛柔相因而成也。徐靈本輸篇藏井屬木府井屬  
金其餘榮俞所屬俱無明文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為井所入為合其法奈何然所出為井  
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為井也所入為合二者  
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為合也

**揚**奈何猶如何也春夏主生養故陽氣在外秋冬主收藏故陽氣在內人亦法之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于大淵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合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俞為原者何也然五藏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俞為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主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為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揚**此皆五藏俞也所以五藏皆以俞為原少陰直心脈也亦有原在掌後兌骨端陷者中一名神門一名中都前云心之原出于太陵者是心胞絡脈也凡云心病者皆在心胞絡脈矣真心不病故無俞今有原者外經之病不治內藏也滑肺之原大淵至腎之原大谿見靈樞第一篇其第二篇曰肺之俞太淵心之俞太陵肝之俞太衝脾之俞太白腎之俞太谿膽之俞東骨過于京骨為原膽之俞臨泣過于丘墟為原胃之俞陷谷過于衝陽為原三焦之俞中渚過于陽池為原小腸之俞後谿過于腕骨為原大腸之俞三間過于合谷為原蓋五藏陰經止以俞為原六府陽經既有俞仍別有原靈樞七十一篇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

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兌骨之端也。又第二篇曰：心出于中衝，溜於勞宮，注于太陵，行於間使，入于曲澤，于少陰也。又素問繆刺論曰：刺手心主少陰兌骨之端各一痛，立已。又氣穴論曰：藏俞五十七穴。王註：五藏俞，惟有心包絡井俞之穴，而亦無心經井俞穴。又七十九難曰：假令心病，寫手心主俞，補手心主井，詳此各經文，則手心少陰與心主同治也。

按甲乙經曰：大淵在掌後陷者中，中太陵在掌後兩筋間陷者中，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丘墟在足外廉，踝下如前陷者中，衝陽在足趺上五寸骨間動脈上，陽池在手表上腕上陷者中，京骨在足外側大骨赤白肉

際，合谷在手大指次指間，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者中，按此段三焦與三十一難所謂同，庭庭曰：通行三氣之三，當是生字，八難生氣之原，呂註作三氣之原，可證禮樂記曰：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鄭玄註：生氣陰陽氣也。紀天錫為三焦之氣，誤矣。太素經亦作通行生氣。出于醫家千字

文註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楊腹為陰，五藏之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之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俞在外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募在腹也。故鍼法云：從陽引陰。

從陰引陽此之謂也。滑俞史扁鵲傳作輸猶委輸之輸言經氣由此而輸於彼也。徐六府募亦在陰俞亦在陽不特五藏爲然又下節陰陽並舉爲言疑五藏下當有六府二字按募俞經無明文素問通評虛實論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

按先子曰募檢字書曰廣永也無干人身之義因攷素靈諸篇募者幕之訛也幕舊以內作膜素問太陰陽明論曰脾與胃以膜相連新校正云太素膜作幕又瘧論曰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募作膜又痿論曰肝主身之筋膜靈樞邪客篇曰地有林木人有募筋此募幕字形相近故易訛也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於

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又曰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靈樞百病始生篇曰虛邪之中人也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又曰或著於腸胃之募原蓋膜者內在各藏各府之間而外連于軀殼矣藏府之位于人身也背部則其氣從脊骨間而輸出腹部則其募連著于皮肉故孔穴之直其次者在背謂之俞在腹謂之募肝募期門膽募日月之類是也素問通評虛實論及此段俱訛以力作募後人不察遂相套襲本義曰募猶幕結之募抑亦失考。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各有井榮俞經合皆何所生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榮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欬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

藏六府其井榮俞經合所主病也

①胃井者木、者肝、主滿也。榮者火、者心、主身熱也。俞者土、者脾、主體重也。經者金、主肺、主寒熱也。合者水、主腎、主泄也。②真腎氣不足傷於衝脈則氣逆而裏急。腎主開竅於二陰腎氣不禁故泄注。③此舉五藏之病各一端為例餘病可以類推而互取也。不言六府者舉藏足以該之。④徐出始發源也。流漸盛能流動也。注流所向注也。行通連條貫也。入藏納歸宿也。五句本靈九針十二原篇文流作溜義同。

二 按自六十二難至此論俞穴是為第五篇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何

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實不虛以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①滑囊樞第十篇載十二經皆有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也。假令肝病虛即補厥陰之合曲泉是也。實則瀉厥陰之榮行間是也。先補後瀉即後篇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之意。然於此義不屬非闕誤即羨文也。不實不虛以經取之者即四十九難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云者蓋正經之自病者也。楊氏云不實不虛是謂藏不相乘也故云自取其經。

按自六十九難至八十一難論鍼法是為第六篇

七十難曰經言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楊**經言春氣在毫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此四時之氣也其四時受病亦各隨正氣之深淺故用鍼者治病各依四時氣之深淺而取之也徐陽氣謂天地之氣人氣諸營衛之氣上謂皮肉之上下謂筋骨之中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鍼沈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鍼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是謂春

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虞**經言春夏養陽言取一陰之氣以養於陽慮成孤陽致者到也及也言到於腎肝引持一陰之氣肝腎陰也秋冬養陰言至陰用事無陽氣以養其陰故取一陽之氣以養於陰免成孤陰也心肺乃陽也丁人之肌膚皆有厚薄之處但皮膚之上為心肺之部陽氣所行肌肉之下為腎肝之部陰氣所行其春夏陽氣上騰所用鍼沈手內鍼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陰氣以和其陽氣故春夏必致一陰也秋冬陰氣下致所用鍼浮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鍼入引持陽氣以和其陰氣也故秋冬必致一陽也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鍼陽者



臥鍼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俞之處氣散乃內  
鍼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丁人之榮為陰衛為陽二者為之表裏其臥鍼取之恐傷於  
榮也鍼榮先以左手攝按所刺之穴令陽散而內鍼者蓋恐  
傷於衛也滑無母通禁止辭徐此即素刺齊論所云刺骨無  
傷筋刺筋無傷肉刺肉無傷脈刺脈無傷皮及刺皮無傷肉刺  
肉無傷筋刺筋無傷骨之義按臥鍼之法即靈官鍼篇浮刺  
之法攝按散氣即素離合真邪論捫而循之切而散之之義  
然經文各別有義此取之以為刺陽刺陰之道義亦為當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  
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

逆順而取之故曰逆隨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  
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滑迎隨之法補瀉之道也迎者迎而奪之隨者隨而濟也然  
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榮衛流行經脈往來其義一  
也知之而後可以視夫病之逆順隨其所當而為補瀉也在  
察也內為陰外為陽表為陽裏為陰察其病之在陰在陽而  
調之也徐靈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寫  
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所引經文本此

七十二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  
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

補者不可以為瀉。二者不可以為補。此之謂也。

**丁**諸井在手足指稍。故言肌肉淺薄也。井為木。是火之母。榮為火。是木之子。故肝木實瀉其榮。諸經之井皆在手足指稍。肌肉淺薄之處。氣少不足。使為補。寫也。故設當刺井者。只寫其榮。以井為木。榮為火。二者木之子也。詳越人此說。專為寫井者言也。若當補井。則必補其合。故引經言。補者不可以為瀉。二者不可以為補。各有攸當也。補瀉反。則病益篤。而有實。虛二者之意。可不謹歟。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楊**經云。冬刺井。春刺榮。此乃云春刺井。夏刺榮。理極精奇。是變通之義也。**滑**榮俞之繫四時者。以其邪各有所在也。

按楊註所列經文。見于靈樞頓氣。一日分為四時篇。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滑**五藏一病。不止於五。其病尤衆多也。雖其衆多。而四時有數。故病繫於春夏秋冬。及井榮輸經合之屬也。用鍼者。必精察之。詳此篇又義。似有缺誤。今且依此解之。**徐**言病雖萬變。而四時實有定數。治之之法。總不出此。其道約易行也。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二者木之子也。北方水。二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丁**平者。調四方虛實之法也。**澹**金不得平木。不字疑衍也。○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者。木金水火欲更相平也。木火土金水之欲實。五行之貪勝而務權也。金木水火土之相平。以五行所勝而制其貪也。經云。一藏不平。所勝平之。東方

實則知西方虛矣。若西方不虛。則東方安得而過於實邪。或瀉或補。要亦抑其甚而濟其不足。損過就中之道也。**徐**水勝火。木之母。勝木之子也。子能令母實。瀉子則火勢益衰。而水得以恣其剋伐。母能令子虛。補母則水勢益旺。而火不敢留。其有餘如此。則火不能剋金。而反仰食木之氣。以自給。使金氣得神。而木日就衰。金自能平木也。子母二字。諸家俱以木為火之母。水為金之子。為言義遂難曉。觀本文。以水勝火三字。接下明。即指上文木之子。木之母也。末句引經言。若此義不明。則治虛之法。且不能安。能治他病乎。按六十九難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子。今實則瀉子。補母。虛則反補其子。義雖俱有可通。而法則前後互異。未知何故。

按此段諸說未確。徐說頗為明備。是言金之性本剋木。欲寧者當調平之。而今金虛不能施其令。反為木所凌。故補木所母之水。則水勢汪洋。足以更助金。瀉木所子之火。勢既衰。必仰救于木。既救之。則其過實之勢又衰。不暇以凌金。不受凌。則虛者必復。則遂得平。木之實者。矣。水既剋火。則其勢益實。是所以木之母。勝木之子。而謂之子令母實。母令子虛也。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

陰

**滑**靈樞五十二篇曰。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蓋補則取浮氣之不循經者。以補虛處。瀉則從榮置其氣。而不用也。置猶弃置之置。然人病虛實不一。補瀉之道亦非一也。是以陽氣不足。而陰氣有餘。則先補陽。而後瀉陰。以和之。陰氣不足。而陽氣有餘。則先補陰。而後瀉陽。以和之。如此則榮衛自然通行矣。**徐**何所置氣。言取何氣。以為補。而其所瀉之氣。則置之何地也。從榮置氣。謂散其氣於營中也。靈終始篇云。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此其說之所本也。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

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  
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  
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揚**五藏得病皆傳其所勝肝病傳脾之類也若當其旺時則  
不受傳即不須行此方也

按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見于靈樞逆順篇謂刺邪之未  
盛與已衰而其為治五藏傳邪之義又見于金匱要畧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鍼  
也然知為鍼者信其左不知為鍼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必先以  
左手厭按所鍼榮俞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  
脈之狀順鍼而刺之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

瀉不得氣乃絕氣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本義經釋無然知之

知字

**滑**彈而努之鼓勇之也努讀若怒也爪而下之指之精重皆  
欲致其氣之至也氣至指下如動脈之狀乃乘其至而刺之  
順猶循也來也停鍼待氣至鍼動是得氣也此段越人心  
法非呼吸出內者也氣久而不至乃與男子則淺其鍼而候  
之衛氣之分女子則深其鍼而候之榮氣之分如此而又不  
得氣是謂其病終不可治也篇中前後二氣字不同不可不  
辨前言氣之來如動脈狀未刺之前左手所候之氣也後言  
得氣不得氣鍼下所候之氣也此自西節徐素離合真邪論  
云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太氣皆出故命

曰鴻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吸引鍼氣不得出  
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此呼吸  
出內之法越人以其道不盡於此也信其左謂其法全在  
善用其左手也信其右即呼吸出內鍼也

按音釋厭益涉切非厭壓古通說文曰壓壞也一曰塞補  
从土厭聲厭按即塞按所鍼之命也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  
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然迎而奪之者  
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命是謂  
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所謂實之與  
虛者牢滯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滯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

失也

**虞**心病却瀉手心主命心者法不受病受病者心包絡也手  
心主者則手厥陰心包絡也包絡中命者土也心火也土是  
火子乃瀉其命此乃瀉子也迎謂取氣奪謂瀉氣也心火井  
木今補心主之井謂補母也木者火之母也隨謂自衛取氣  
濟謂補不足之經**滑**問辭出靈樞第一篇得求而獲也失縱  
也遺也其第二篇云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謂實者有氣虛  
者無氣也言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謂補者似然若有得也瀉  
者恍然若有失也即第一篇之義迎者仰於前隨者隨其後  
氣來實牢滯虛以隨濟迎奪而爲得失也蓋得失有無義實  
相同互舉之省文爾**徐**此子母即以本經井命所屬五行生

尅言非如七十五難指五藏所屬子母也氣插鍼下之氣也其氣來而充實堅牢爲得濡弱虛微爲失言得失則有無在其中矣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鍼入見氣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右見如出也

丁欲刺人脈先以左手候其穴中之氣其氣來而內鍼候氣盡乃出其鍼者非迎隨補瀉之穴也滑所謂有見如入下當欠有見如出四字如讀若而孟子書望道而未之見而讀若如蓋通用也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之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

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鍼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之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楊上工治未病知其虛實之原故補瀉而得其宜中工未審傳病之本所治反增其害也滑肝實肺虛金當平木如七十五難之說若肺實肝虛則當抑金而扶木也中工中常之工猶云粗工也

按自六十九難至此論鍼法是爲第六篇

黃帝八十一難經疏證卷下

文政五年壬午八月借紹翁手寫原本命門生吉澤榮軒  
寫一通余手校對其十一日卒業備兒子之攷閱云

江戶千賀輯識



